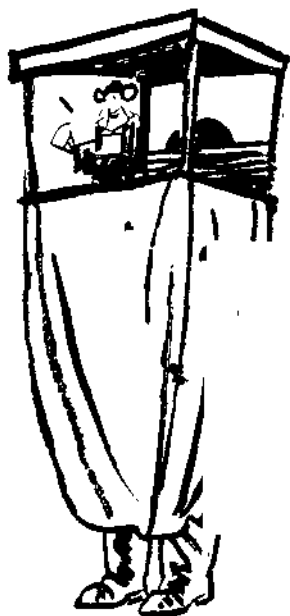


偽貪秘史

又名羣醜現形記續集



•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

僞員秘史

編 者 天 戈

發 行 正 行 出 版 社

經 售 五 洲 書 報 社

勵 力 出 版 社

中 華 民 國

每 冊 實 價 一 百 貳 拾 元

目次

周佛海這吸血魔王	二
丁默邨及其虎狼心	五
邵式軍附逆的遺傳性	九
盛幼庵鑄到刑裏去	一六
潘達·唐壽民·李鏡涵	一六
錢大鈞與戴錫廬	二〇
張松濤是蘇開出身	二四
周學昌長南京市黑幕	二六
「榜」上人物潘三省	三〇
袁履登·林康候·聞蘭亭	三三
沈嗣良袍笏登場	三八
通敵奸商周邦俊	四一
寧波老牌漢奸陳夢士	四四
文化漢奸往那兒逃	四七
周作人的守節與變節	五五
潘子且這江湖作家	五九
醫界敗類儲麟孫	六二
湯子翰陳雲裳這一對	六五
實業界巨奸陳伯陶	六七
賭台老闆王茂亭	七〇

周佛海遠吸血魔王

要檢舉周逆佛海的罪狀，用不着開列清單，僅僅就其長「財政」與「中儲」這兩方面的「功績」，危害得淪陷區裏的老百姓叫苦連天，民不聊生，已經足夠有餘。幾年來，這名吸血魔王的寶貨，生活在敵人手裏所提的線下。但是，他仍是非常的得意忘形的，不時的獻花樣，換新戲，想把國家送給別人，金錢歸於自己。

日本人的吸血政策，不自發動侵略中國戰爭始，而是在「九一八」事件以後便已逐步加強了。自「偽府」成立以後，在淪陷區裏，周佛海便以「財長」資格勾結敵人，憑藉着軍事政治控制的力量變管齊下，明目張膽地作有計劃的榨取。於是「中央儲備銀行」便應運而生。

「中央儲備銀行」南京分行，揭幕於三十年一月六日。後來經周佛海的積極佈置之下，上海分行，亦繼於六月二十日舉行開幕禮。當時京滬兩地市民，對此兩所謂唯一的「國家銀行」，莫不投以驚訝和輕屑的目光，明知這是淪陷區中的吸血大本營，所以

經過南京新街口或上海外灘這兩處中央銀行舊地的人們，腦海裏便會不意間的浮現出這吸血魔王的張牙舞爪地迎面撲來的恐怖幻影。

記得「中儲」滬行開幕的隔日，正言報的記者曾用正義的筆桿寫過一篇特寫，他替它敘述出一幅醜惡的場面，大意是這樣：

「在日方『協助』之下，南京設立了『中儲總行』，上海是大量游資的集中地，又是全國金融機關的總匯，寧方自然不會放棄這個目標，於是上海『分行』也就在昨晨成立了。

昨天，我們看到了一件趣事，首先演出的是各馬路，電車，公共汽車上的歪歪斜斜地添滿了許多傳單，寫着自拉自唱的『祝賀』字句，同時更許多授『命』之徒在各處散發同樣的傳單，可是它給於民衆的印象，只有惡劣兩字」。

偽國民政府的中央儲備銀行是成立了，但是，民間對它的態度呢？老百姓當然曉得，偽鈔一經發行，物價一定會更見上漲，民衆的痛苦自然愈益增加了，於是大家都不約而同地一律拒收「新幣」，這可急壞了周逆佛海呢。

於是不得不想計策，開會議，奔頭路，如何才能使「儲鈔」像法幣一樣在市上流通？因之，「中儲票」自從三十年一月間開始發行的時候起，直到三十一年三月三十日廢止通用法幣的時候止，在這一個過程間，確實是費過「財長」的一番苦心的。

後來太平洋戰爭起，租界環境變質，在時形勢力之下，經濟主權失去了政治力量的維護，才給偽幣以抬頭的機會，最後更由日偽雙方通令廢止法幣流通，規定以二比一收換法幣強迫流通，於是素受民間遭拒的「儲備票」的價值總逐漸提高，被迫通用。

講到偽幣誕生之後，在市上通用的醜劇，確是煞費偽逆們的苦心，不惜威迫利誘的卑鄙手段。比如滬分「行長」錢大樞，爲了要偽錢在市上強迫通用，曾僱大批流氓一類的特種人物，分頭赴各大公司商店購物，一手拿鈔票，一手執手槍，如遭拒用，當以子彈奉敬。這方法不算壞，果然收了效驗，商人們因爲經不起他們的恐嚇，祇得忍聲吞氣地收受下來，於是漸漸地給普遍了開來。商民們雖然是怨聲載道，可是手無寸鐵，有何辦法，只得敢怒而不敢言。

另外行使偽幣的一種方法是利誘。但是，不論施用何種卑劣手段，總之，周德海道

吸血魔王的私包是滿坑滿谷了。現在天亮了，周逆也已落網押解到重慶，我們且抹黑以待地等候着國法審判，該有一日斬首示衆，大快人心！

丁默邨及其虎狼羣

在偽國民政府的開鑼前期，汪精衛甫從重慶亡命越南河內的時候，雖則這禍國首魁正在喘息未定，但是他的「投降」陰謀已從河內一地首先向上海與香港兩地推進，尤其是上海越界鐵路的老滬西地區，便是日方指定給他進行「投降」陰謀最好的據點，當日汪逆尚未來滬之先，已經由丁默邨在上海替他佈置妥當一切殺人的工作計劃了。這一時期裏的丁默邨，憑藉其個人在青幫秘密社會裏所擁有的潛勢力，的確建立過不少「勞績」，租界中許多大小恐怖案，全由他一手包辦圓滿。然而正唯其他是過於賣力的緣故，他雖然站在秘密社會首腦的立場去爲日偽「效勞」，但是一向都是與偽方淵源不探的，所以結果是一到了汪逆來滬之後，便給汪手下的直系心腹人物所看不起，直到「偽府」正式開幕之後，汪派黨羽日形充斥，以毫無黨派色彩的丁默邨，這種給他們排擠是免不了

的。於是「七十六號」成立了，這一所殺人機關的主人翁，已不是丁默邨，而是換上了李士羣。

現在，試將丁默邨場台的直因綜合起來，不外是：單憑他個人的超然地位和汪派嘵嘵時起翻餒，以被失道寡助。他在開羅時所幹的工作，有大部份果然是「爲公」，但也不少是「爲私」的，且不脫其殺人勒索的強盜行爲，於是李士羣便乘時崛起了。

李士羣走馬上任之初，是被委爲「調查統計部長」，後來滬西「歹土」的地盤已日見穩定，又擴大機構爲「政治警務署長」。在這兩個不同職位的遷調，顯示李士羣的「勞績」和「罪惡」是相等的，亦足以證明李士羣給他特殊機會之下造成一位「歹土」的「英雄」，後來便因功擢昇爲「江蘇省長」，從此扶搖直上。

李在蘇州停當以後，勢力更大，努力擁護日偽雙方的「清鄉工作」，而且幹得有聲有色。他既據有蘇省的「清鄉區」一帶的富庶地盤，於是便乘機吸收了不少的人材，無形地使他個人的潛勢力頓形增大。這時他又實行第二步計劃，建立起外圍與內圍的雙層機構。在上海有他心腹吳世寶這一羣替他繼續活動；在蘇州交由袁殊率領一班「幹部人

員」，提出了「一個領袖，一個黨」的口號，暗中進入「李士羣路線」。

不到三年功夫，他的路線成功了，投機，囤積，操縱，促使他成了暴富，挾其雄厚
的實力充他自己的「保安隊」的給養費。這時聲勢越大，野心亦越大，大有「南面王不
易」之慨。消息傳到南京，義煞一班奸僚們，於是大家都慫恿汪逆非斬除他不可，然而
汪逆却覺得有點兒棘手，祇得等待機會。壓根兒，李士羣在三十二年九月間以參加汪逆
的盛大宴會後，隔日便以暴卒新聞出籠，這不難披露這消息背後所隱匿着的陰影。

李士羣死了以後，竄起了吳雲甫，他便是上海大名鼎鼎的剃頭師傅及馬俠出身的吳
四寶。他是李士羣手下的「四大金剛」之一，也是日偽雙方象徵下的最合用的一頭鷹
犬。

在「七十六號」裏，他專門製造恐怖事件，蠻橫殘暴，無惡不作，愛國志士在其魔
掌下慘遭毒手者真是不勝其記數。但是吳四寶所幹的冒險，作計劃，完全得力於他的老
婆。她出身很好，廣東人，原是虹口武昌路一家茶葉莊的「女小開」，受過相當教育。

四寶本身是條粗漢，自然對這一位「賢內助」當然是倍致敬仰。

講到吳四寶進「七十六號」的線索，也是他老婆的腳路，因她與李妻是同學，有着這一裙帶關係，所以絲毫不費力地投身到李士羣門下，當起「大隊長」來了。至於吳雲甫担任暗殺的工作計劃，所作所爲，發號施令，大都出是他老婆的從中臂助，所以嚴格地講起來，吳妻的罪惡，恐怕還超過四寶本人之上呢。

盤將之下有蝦兵，吳四寶也有兩個得意徒弟，一個是郭忠和一個是張國震，堪稱「七十六號」中的「幹部」分子。尤其是張國震，兇悍殘忍，完全粗線條作風，每次出馬，莫不捨身以赴，故深得吳之信任，故逢較大案件終是由他一手包辦。但郭忠和的個性比較軟弱，他是及不上張國震的。

吳雲甫的得意傑作是「中行別業血案」，他如暗殺大美晚報編輯朱悝公，都是有聲有色的演出。這些戲的編導者是李士羣與吳雲甫，担任演出的主角是張國震；然而編寫劇意的原稿者却是余師娘——吳妻。

後來，他們師徒兩人，作惡太多，瞞不住衆人耳目，而且常常綁票擄票，擄人勒索到日本人方面，沒得辦法，都給日本「憲兵」解交偽國民政府執行槍決。吳雲甫和張國

震死了之後，人心大快！不料後來李士羣亦跟他倆覆轍，步後塵，跟上前去，仍死於日僞的陰謀之下。如此，這三個「七十六號」時代從血腥中建立起特殊地位的紅角兒，結果都相繼獲得同樣的待遇下場，真可謂是應了「醬裏蟲醬裏死」這一句諺語。

李士羣死後，他的老婆和吳四寶的女人，并稱為上海兩大富孀，於是有許多無恥之流，都千方百計的從她們的肉體上開始轉念頭轉到大筆財產的上面去。結果，李士羣之妻是屬於廣告醫生儲麟蓀，吳雲甫老婆是改嫁徒弟顧文達，這也可算是給漢奸們的一種因果報應。

在以前，她們仍以姊妹相稱的分居蘇滬兩地的舊公館中，過着奢侈無比，豪華派頭的放浪生活，現今已給當局拘捕，禁入牢獄，度其囚徒生活了，不知這兩個寶貨坐在硬綑綑的冷板橙上作何感想？

邵式軍附逆的遺傳性

邵式軍的附逆作奸，得受日人的卵翼，是有他祖上的淵源的。

他的祖父邵友濂，前清做過上海道，善於巴結宮庭太監，一擢而升台灣巡撫，那時台灣已經時常有日人的足跡，前來窺察形勢，邵友濂無不殷勤招呼，得到日本人的歡心，由台灣巡撫再調任署理湖南巡撫，當甲午戰爭以後，清廷就派他與戶部侍郎張蔭桓充任對日議和大臣，他到了日本。與伊藤博文見面以後，一味的遷就唯諾，極為恭順。較之張蔭桓的據理力爭，大不相同，因此日人就愛邵而惡張，他回國不久便死，誰知種下了這媚日的種子，在四十餘年後他的第五個孫子邵式軍，居然道道地地的做起漢奸來了。

日本人的用邵式軍，就爲了他是邵友濂的孫子，又兼是盛宣懷的外孫，而邵式軍呢？以胸無點墨之人，自以爲世受清室恩寵，所以於前年偽政府派他充考察偽滿洲國專使的時候，備辦了許多珍貴禮物，以私人名義，去貢獻給偽皇溥儀。

帶了十餘名隨員，興匆匆地由上海到南京，轉津浦車北上，那時已到了徐州，便大殺風景，前行的車輛，陡然中了地雷，邵的乘車雖未被中，但已飽受虛驚，嚇得他面無人色，急忙跳車下來，尋找躲藏地方，事情定了，他的隨員遍處尋覓他這人，後來有一

個他帶去的廚子，在靠近高粱地的陰溝裏找着，可憐他已是衣履狼藉，涕淚縱橫，原來在驚駭之際，他的鴉片烟癮又大發了。到了偽滿以後，除照例覲見溥儀以外，另託人將私人的貢品獻上，並陳明他的曾祖以及祖父如何的受過厚恩，以爲必能邀蒙溥儀寵愛，那知溥儀收下了禮物，僅僅答還了三個字（知道了）。

在偽滿旬日，邵的隨員，日日關餓肚子，原因爲日人統治偽滿的一切食品：無論何人，除配給食品外，不准私行買賣食物。連邵軍式等所謂「外賓」也者，也不能例外，而每日二餐之配給飯食，實在菲薄異常，不足半飽，因此這批傢伙，回到上海的時候，身體的重量，個個都減輕了十磅和八磅。

後來，邵式軍任了偽「稅務署長」，極盡其搜括本領，然自勝利消息證實後，駐滬各「局處」的高級僑員，都銷聲匿跡，「局」務無形停頓，後經下級職員探悉彼等行蹤。數度前往包圍，要求發給欠薪及遣散費。幾經周折，甚至在南陽路的邵逆式軍住宅內，坐索數日夜。

過去一般人都以爲在偽組織的「稅務署」及「江蘇稅務局」服務的人員，其待遇相

當優越的，其實徒有其名而已，小職員苦不勝言，實惠的是那些主任與高級職員，自然，邵逆及其裙帶系統部份的三親四眷，也發國難財無算。

這一次發放解散費，是一筆糊塗帳。

迫索的風潮使得「第二科長」章正及「會計科長」張樹聲倆都無法可想，於是遂由邵逆小姨蔣氏代表接受要求，每人發給四百萬至五百萬之譜，方告一段落。

各僑員以邵逆臨此末路，尚敢侵吞「公」款，潛匿不出，憤怒益甚。打算結成團體，一面搜索其行蹤，一面調查該逆所置產業暨貪污證據，準備出示告發。八年以還，邵逆作惡多端，罄竹難書，而今日光天大明，於樹倒猢猻散的末日，猶活出其醜，至於與師動衆，大起糾紛，亦極可笑之醜類活劇哪！

盛幼廉鑽到那裏去

九九那天，何總司令正在南京接受日本投降，却不料日本軍人，擅將敵僞首腦及物資，裝就運輸艦，私自逃出吳淞口，幸虧美國巡洋艦發覺得早，把它押回上海，這真是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據報載這圖逃的運輸艦裏，有一百九十名敵僞要犯，當即原船押解南京審訊云云。這消息傳布已經十多天了，報上還未將一百九十名要犯露布，而市面上却有人很肯定的在說：這一百九十名中，有盛幼宣（人稱老三）和陳彬辭二逆在內，傳出這個消息者，原來是盛陳二逆的羽黨小漢奸，所以很有人相信這消息是靠得住的。

據說：日皇廣播投降前一天，（按即八月十五日），盛逆還神氣活現，命令部下，照常工作，認真解款（裕華鹽款，宏濟烟款）。到了第二天早晨，六個日本鬼子一早就來見他，囑哩咕嚕好一鬧之後，日本鬼子退出，老漢奸纔現了原形，慌慌張張，把所有藏在二樓夾層機關裏的金剛鑽金條等等貴重什物，裝成圓皮箱，用汽車派兩崗日軍押運朝東而去。接着就是陳逆彬辭和一個叫吉田東祐的日本人，來見他，往日這兩個一上樓，便高談闊論，聲達樓下，祇有這一天，低聲低氣，異乎尋常，約模一小時，他倆便匆匆而去，這是上午十一時左右的事情。午刻，宅中衛隊二十六人，集合在樓下會客廳，面見「老板」，要求發給遣散費每人黃金十條，盛逆竟裝作平心靜氣地和這般衛隊講斤頭，還說：「本人來辦這黑白兩差使之前，是在開封車站請過委員長示的，去年冬天，

委員長還派人來慰勞的」。這一大套欺人之談，在往日，當然有人相信，可是那一天的衛隊，只當他「囑介事」，結果，盛逆答應每人發給金條四根（即四十兩）成交。衛隊在客廳等「發」，他便上樓拿金條，冷不防他上樓之後，一個對講電話，便調來了大批日本憲兵，把衛隊全數捉去，你想這老漢奸厲害不厲害。這一天夜，盛逆的二姨太三姨太太爺等衆，攜帶物件，汽車運出，第二天黎明，盛逆正在再過一回癮頭，預備出走之際，外面地下工作部隊已撬門而入了。盛逆立刻跳出後樓，綠繩（此繩爲帳房秋生預置）而逃，只因金神父路逆竊廣大，（佔地二十四畝）門戶又多，所以工作人員到達盛逆臥室時，只剩帳房一人了。自此之後，外間隨時有謠言，有的說盛逆已經逃到常州鄉下去了。有的說：盛逆的家眷在蘇州追獲供出盛逆本人匿居常熟鄉間，業已派員往捉了，那知這些都是烟幕，都是老漢奸的奸計，實實在在這個罪大惡極惡化東南的老漢奸，未離上海一步，安居日本兵營之中，這是九月九日以前之事。

盛幼庵，這個奸逆的大名，大約是無人不知了，他在這八年之中，倚仗了日寇的惡勢力，以專賣鴉片烟爲他賺錢發財的大本營，所弄的錢，比任何的漢奸爲多，卽如邵式

軍，雖說是富有金條數萬根，對於他也還是望塵莫及。他住的金神父路房子，是用強迫勢力買下來的，計占地二十四畝之廣，當時所付的代價，只有二百六十萬元，連堅固宏深的房屋，一起在內。

盛幼庵的原配正妻，早已去世，並無子女，現在他所謂的妻子，是出身微賤來歷不正的，她與盛幼庵並沒有正式結過婚，比盛的年齡相差有二十八歲，盛年今已七十，她還不過是四十多歲的人。

老夫少妻，當然不能生育，她領了一個姨甥，作為盛的兒子，今年也只有十五歲，盛幼庵卻寵愛此子非常，視同珍寶，預備將一切的浩華饒，都遺傳給他。

積了這巨大的財富，卻鄙吝刻薄得異常，尤其對待一般的使用人，每人每月的工資，在本年夏季的時候還只有五千元僞中儲券，逢年節也沒有特別的節賞。而一般在他手下希圖依靠發財的走狗門人，每逢年節以及他夫妻倆的生辰，除各人鉤心鬥角搜羅各種珍奇寶玩獻呈求寵外，對於盛宅的傭人，也各有鉅萬的犒賞。這些犒賞，統由他夫妻倆代為笑納，傭人們徒負虛名，實際上分毫不能取得，其苛刻寡恩如此。在本年夏季，盛